

鲁迅研究资料

鲁迅

电话: 5562

杭州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目 录

鲁迅在日本	许广平 (1)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沈蕤民 (7)
仙台学医	许寿裳 (16)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王宝良 (19)
鲁迅的《阿Q正传》和它在日本的影响	李 菁 (23)
日本人士回忆鲁迅	(30)
值得爱戴的老人	清水安三 (31)
我怀念鲁迅	清水安三 (33)
鲁迅和城墙	A · T (36)
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	山上正义 (38)
诗的对话	内山完造 (42)
鲁迅先生与版画	内山完造 (42)
从回忆鲁迅先生谈起	内山完造 (48)
古董、古董店	内山完造 (50)
理所当然的事	内山完造 (51)
四库全书的信誉	内山完造 (52)
神 虫	内山完造 (54)
儒家和革命	内山完造 (56)

腰斩船	内山完造 (59)
缠足考	内山完造 (60)
回忆鲁迅先生	内山完造 (61)
上海漫语	内山完造 (62)
鲁迅追怀	内山完造 (63)
风暴时刻	内山完造 (64)
文学家的灵魂	内山完造 (66)
争吵与沽名钓誉	内山完造 (68)
美丽的眼睛	内山完造 (71)
吐铁会见记	内山完造 (72)
条件已经具备	内山完造 (73)
刎颈之友	内山完造 (74)
画与文	内山完造 (75)
青年学生容易被骗子老师利用	内山完造 (76)
中国人鲁迅	内山完造 (77)
热爱工作的人	内山完造 (78)
参观鲁迅故居	内山完造 (78)
革命家鲁迅的朋友镰田寿、	
镰田爱子夫妇	内山完造 (80)
鲁迅的印象	增田涉 (84)
鲁迅梦话	增田涉 (92)
青木正儿和鲁迅	增田涉 (94)
回忆鲁迅先生	增田涉 (96)
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	本山实彦 (99)
有生之日的鲁迅	泽村幸夫 (103)
鲁迅之死与内山完造	松本重治 (106)
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	松本重治 (106)
在名古屋“鲁迅展”的回想	边渡龙策 (116)

鲁迅的印象……………增田涉（118）

第二版序……………（118）

- 一 绪言（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122）
- 二 鲁迅重视自己所写作的东西……………（116）
- 三 鲁迅的性情、状貌等……………（127）
- 四 鲁迅的平凡与伟大……………（128）
- 五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130）
- 六 鲁迅喜欢埋头苦干的人和他对版画的爱好……………（131）
- 七 鲁迅首先是爱国者……………（134）
- 八 鲁迅革命家的热情与进化论……………（135）
- 九 鲁迅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别国好……………（135）
- 一〇 鲁迅重视文学作品和祖国的未来……………（136）
- 一一 鲁迅对敌人高度的警惕性……………（137）
- 一二 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139）
- 一三 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140）
- 一四 鲁迅轻蔑虚无主义者……………（141）
- 一五 鲁迅书法的风格……………（142）
- 一六 鲁迅的爱憎……………（143）
- 一七 鲁迅讨厌儒家所谓“完人”的思想……………（145）
- 一八 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兀傲姿态……………（146）
- 一九 鲁迅与许广平结婚的问题……………（147）
- 二〇 鲁迅跟周作人不和的主要原因……………（149）
- 二一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149）
- 二二 鲁迅作品的早期日译及其日本友人……………（151）
- 二三 鲁迅爱用“奴隶”一词的社会原因……………（153）
- 二四 鲁迅跟月亮和小孩……………（155）

二五	鲁迅对于写作的勤奋	(157)
二六	鲁迅为什么主张人的生存和温饱	(158)
二七	生存为了进化	(162)
二八	鲁迅少年时的贫苦生活 (及后来认识“土匪”的故事)	(164)
二九	鲁迅的广博知识	(165)
三〇	用古文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用意所在	(166)
三一	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勤劳	(167)
三二	鲁迅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志愿没有完成	(168)
三三	鲁迅文章的“言外意”	(170)
三四	鲁迅在日本见过孙中山	(172)
三五	鲁迅与李贺、杜甫	(173)
三六	鲁迅与李贺关系的变化问题	(174)
三七	从尼采到海涅	(175)
三八	鲁迅对于人生道路的探索	(176)
三九	鲁迅是进步文学青年的保护人	(177)
四〇	对所谓“多疑”、“善怒”的看法	(179)
四一	多疑与想象力及民族、社会的关系	(180)
四二	鲁迅与长篇小说家	(181)
四三	鲁迅的小品文(杂文)比小说更重要	(181)
四四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及救人精神	(183)
四五	鲁迅在木刻史上的地位	(185)
四六	鲁迅的矛盾与所处的中国社会	(189)
四七	鲁迅是伟大的文化指导者	(191)

编 后 记	(192)
-------------	---------

鲁迅在日本

许广平

日本翻译外国书籍以迅速著称，就以鲁迅作品来说：在他逝世不久，改造社就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全集”而又“大”，似乎应该是内容特多或本子特大了，而其实只不过七册。最后出的两册，已是在上海的八一三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了，因此我得不到全部。以此送到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还是托人从旧书铺里补足的，当然一般人更是很少看到。出书后又正值中日战争期间，料想在日本的读者，也被时局所推移，这书未必会有多大的销路。

今年夏天，内山嘉吉先生来到北京，带来了内山完造先生在大片的《鲁迅选集》的广告之下的照片。那广告，是竖立在丁字口的马路上，占面积约有三开间门面的广阔，行人走过，无一眼就看到。在日本再留心也看不到有第二个广告象这样大的。当然，以历史悠久的大书店在日本如岩波的，今天也还是有力量有气魄这样鼓吹一下。

《鲁迅选集》已出到第十一册（他们向例不是按次序，那本先译好就先印出来），新印出的一本是有《两地书》的译本在内的，每逢遇到日本朋友，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各阶级还是各阶层，开门见山，介绍之后总听见说：新近读过《两地书》，对你有加深的了解；或者说：《两地书》我读过了。有个市长，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见面，连夜读了半册，第二天就亲自表白一番。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异国来访者，如果没

有预先的人物介绍或自动地愿意多掌握一些情况，因而多方设法求得一点点书本上的认识，是并不为奇的。可是这就使我窘上了，我在穷于应付之后只能说：这本来并不打算印出书来的，写信时也很随便。照例得到的答复是：“很好”；“很有意思”；甚至有个说：“很有教育意义”；这就真叫我惭愧无地了。从这里，看到鲁迅作品在读者方面的广泛性。

话说回来，《鲁迅选集》在日本的影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博得广大读者的重视的。岩波书店方面的译者与出版者都这样告诉过我。《世界杂志》编辑部长特别邀请到过中国的武田清子和我对谈，主要内容首先提到鲁迅，甚至问起鲁迅是否对我有特别的看待。我说不是的，凡是青年，向鲁迅请教，识与不识，鲁迅都一视同仁。举日本的增田涉先生为例：他到中国，经内山先生介绍，见了几面，鲁迅就满足他的请求，几乎天天拨出下午写作的时间，替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形似学生，实视同至亲好友一样。谈得高兴了，就在家里用饭，继续至夜，或一同到外面看电影等等。鲁迅会体贴人，尤其愿意以他无边的慈惠，光照那些有上进而迫切寻求支持的人们。

我不会忘记：八月二十日下午的一段时间，岩波书店主人布置了一个座谈会，人数虽只不过七、八个人，其中有翻译鲁迅著作的竹内好、增田涉和内山完造等，但是比较不那么紧张，没有随时随地就遇到录音机直对住你的嘴，也没有两人对话时当中横挡着一个录音器的暗示你要当心，每一句话都象白纸黑字一样记下来了，改动不得的那样心情。大家很轻松地谈了两三个钟头，不！回忆了两三个钟头鲁迅的生活。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在日本仅有的轻松环境，自然谈话内容是很拉杂的，然而是很愉快的。我更不会忘记，当我辞别出来的时候，书店内外直至马路口，还密密丛丛的站满了青年男女，其中又渗杂了一些白发斑斑的辛勤为文化事业工作的店员们。我祝福他们，长期不倦地为日本人民的精

神食粮做了不辞劳瘁的耕耘，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年月的操作，我为他们的青春健在祝福，也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致敬！

人们告诉我：鲁迅作品之所以受到莫大的欢迎，连岩波书店老于出书的出版家也想不出其所以到畅销的理由所在。他们说：日本人民今天所遭遇的情况，和鲁迅当时的旧中国没有两样。一到东京，久住过上海的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一切和上海战前一样，什么都有，或者更甚些。”在我时常对日本朋友称赞日本风景好时，就有人马上给我回答：“好是好，但不是我们的了。”每一走动，人们就会指点着介绍给我们，那新建的相连不断的大片房屋，“这就是基地”！日本多山，平地很少，而“基地”又多选在好的平地上。再遇到时，又会得到同样的介绍，这时我就回味到那句话：“好是好，但不是我们的了”的意思所在。因此，人们告诉我：许多青年，许多各种人等，目前都爱好阅读鲁迅的作品，要从作品内找出解答；找出处理问题的方法；找出怎样的做人才好的答案。因为，他们说：“日本人民今天所遭遇的情况，和鲁迅当时的旧中国没有两样。”哦！我明白了，由于这，我曾经对一些日本朋友说：那么，你们的急于出版鲁迅著作，来不及等待中国的《鲁迅全集》注释完了就先进行译印的理由就在于此吧！我得到的回答是会心的微笑——或者说是苦笑。

一到日本就有人通知我：说有一个人愿意把鲁迅写给他的字送还给我们，说这个人名字叫长尾景和。我搜索尽我的记忆，想不出是什么人。后来到了大阪才见到了，是一位中年人，面孔生疏，名片上载明在化学工厂做事的，还是想不起来。待到他把二十多年前的照片给我看时，我高兴得跳起来了，连忙说：“认得！认得！”是那么一回事，我记起来了：鲁迅在上海花园庄避难的时候，因我们住的房间很小，每天晚饭后，为了使海婴的睡眠得到安静，鲁迅和我通常就走到另一间大厅的过道里去围炉而坐。这时总有一个日本青年赶来陪伴，日子久了，有时就边剥花

生吃边谈天。那里还有一个中国工友，得工夫也加入，常常到深夜才各归本室。工友只知鲁迅是一个教过书的先生，有时就请他代写家书。那个日本青年呢，鲁迅对他也坦白承认自己是避难来的。我们的印象，那青年是很诚实朴素的，也就很易亲近了。这一段生活，曾经和那青年很熟识了一个时期的经过，我是早已忘记了，但他手执的两卷意味深长的条幅：一幅已经悬挂到了残旧的地步，里面的文字是：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
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
胜清怨却飞来

义山诗

长尾景和仁兄雅属

周豫才

另一幅写的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辛未初春录老子语奉应 长尾景和仁兄雅教

鲁 迅

看笔迹，也确是鲁迅所写的，我毫不怀疑。他还拿着一本《彷徨》，也有鲁迅赠与的题字。我们就在大阪的旅舍里谈开了。他说：“这幅字（指第一幅）我几十年放在身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离开过，作为鼓励我工作的老师一样，现在请你带回中国送给纪念馆。”并希望我写下一个收据给他。我感动极了。一个青年，萍水相逢，由于他的诚朴，博得鲁迅的尊敬，彼此坦怀相见。后来分手了，凭着薄薄的一张纸，几个字，就会引导这青年坚持向上吗？在他依依不舍而又自动地交出了两幅字条之后，我把手边带去的鲁迅照片一张赠给他了。我说：“还要写收据吗？”他满怀欣喜，信托地说：“不要了，不要了。”鲁迅对人，对一切人，就是这样的。让他们健康地努力前进吧！为了人类的光明。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意外地给我遇到了。八月三十日早晨，反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务总长（即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安井郁先生依照约定的时间到旅馆来了，他拿来一幅鲁迅手迹，本意是要我鉴定真伪的。打开一看，赫然是鲁迅的笔迹，内面写的是：

禹域多飞将	蜗庐剩逸民
夜邀潭底影	玄酒颂皇仁

上款写的是黄萍荪属的。安井郁先生要我解释诗的意思之后，还问起黄某是何许人。我就告诉他，那小子自称是青年，请求鲁迅给写字。凡有青年的要求，鲁迅是尽可能替他们办的。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地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这愤恨之情，至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不知怎的，这条幅会落到日人之手，而这人又因敬

佩安井郁先生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就拿来转赠给他了。待我介绍了经过之后，安井郁先生欣喜过望地说：“如此说来，我得到这幅字比黄某胜多了。”我也欣慰地说：“如果有灵魂的话，鲁迅倘有知，亦会觉得这幅字有个着落了也！”安井郁先生又庄严肃敬而且认真地说：“我将好好地保存这幅字，作为安井家传家之宝！”我说：作为中日间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文化因缘，那倒是佳话呢！我们都抱着喜不自胜的心情告了别。

（原载 1956 年第十期《文艺月报》）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沈 颢 民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曾和我有同窗之谊。周遐寿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中说：

“在鲁迅的一生中，早年的研究资料最为缺乏。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他自己的一册《朝华夕拾》……而已。别人所写的回忆也并不多，因为这一时期的末了几年，去今也有四十五年以上，在那时和他有接触的人，至今还存在的已经不多，而且年纪差不多也过了古稀了吧。”

的确，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曾同住一寝室，同一自修室的，都超过八十高龄了。我所知道现在还健在的，只有北京张夔和（邦华）、南京伍仲文（崇学）和我三人而已。其他同学，真象鲁迅所说“旧朋云散尽”了。

他在弘文读书，是1902（壬寅）年至1904（甲辰）年三年，距今近六十年了，记忆较难。今年想写《忆旧录》，搜寻旧藏的函札，偶得当年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同学鲁迅（周树人）等六人联名写给我的一封信，抄录如后：

“迪民先生同学台鉴：接读

来示，敬悉

台驾安抵申江。行装甫卸，（这句下有旁注：“《英文典》至今尚无人来取”十字。）家庭朋友之乐，固不待言。而足下滔滔雄辩，海客谈瀛，想必有天花乱坠之观也。申浦宴游，依然如昔，不独足下目击伤心，而

弟等亦为之浩叹！学院自 君去后，山东速成师范诸君，联翩返国；湖北诸子，又结队而来。强士、季黻移居外塾。（这句旁注有“已入高等师范学校”八字。）绥之独处神田。乃弼将出院就学速成政法科。由是时局为之一变。此语近来之出典。

足下倘得重航东海，尤所欣盼！此复，敬颂
侍祺不宣！

同学弟 刘乃弼、顾 琅、陈衡恪 同顿首
周树人、张邦华、伍崇学

（在“伍崇学”名下，附注：“已移外塾”四字。）

附呈江西学会章程一册。”

信封已毁，没有发信的日期，是1904（甲辰）年春所写的。

重读这一封信，当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形象，如电影一幕一幕地重映在眼帘。弘文学院在东京牛込区西轩町三十四番地，掌院是嘉纳治五郎，学监是大久保高明。这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的学校。1903（癸卯）年3月浙江大学堂派教习祝凤楼（震）和我等四人，到日本进修，期限一年，指定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读书。我因而第二次到日本东京进弘文学院报到时，因人数少，指定入“山东班”学习，并分散在各寝室里。我和祝凤楼被指定搬进的寝室，当时已有六位同学住着，这就是写信给我的鲁迅、刘乃弼①、顾琅②、张邦华、伍崇

①刘乃弼是安徽人，官费生。他年龄最大，身体又最胖，浑名“刘胖子”。与鲁迅同时进弘文，先学师范，又学政法。

②顾琅号硕臣，在南京时叫芮体乾，东渡日本时，改名顾琅。学地质学。为人噜苏，纠缠不清。同居一室，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改名。

学^①和陈衡恪^②。他们早一年进弘文，是1902（壬寅）年3月东渡的。我等八人共住一寝室。弘文规定，凡共住一间寝室的，另有一间自修室，供八人自修之用。寝室在楼上，自修室在楼下，均不宽大，八人挤在一堆^③。夏天寝室中，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以度炎暑。

信中所提及的“绥之”、“强士”和“季黻”三人，是常到我们自修室来谈天，往来较密的同学^④。

那时，我和鲁迅等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终日聚在一间狭陋的自修室内，有时商量推敲文字，渴求新知；有时共抒雄图，志在光复；有时浊醪痛饮，高歌“狂论”，都算得风姿英发。这时，中国更加走向半殖民地化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竞争更加剧烈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更加严重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

①张邦华号燮和，伍崇学号仲文，均学教育，归国后，均在教育界服务。鲁迅和顾琅、张邦华、伍崇学均是南京矿路学堂学生，由江南督练公所官弗派赴日本的。

②陈衡恪号师曾，与鲁迅亦是老同学，矿路学堂学生。他是总办俞明震的近亲。俞就是查办上海民报案，收买革命叛徒，逮捕章太炎（炳麟）和邹蔚丹（容）下狱的“差官”，清政府的爪牙。其实，陈师曾学教育，擅长诗画，是一位艺术家，为人诚恳，与俞在政治上无关系的。这都是鲁迅曾亲口对我说的。现在想起来，当时鲁迅对敌友的界限，是非常鲜明的。

③祝凤楼（震）不久因父病归国，变为七人住一室了。

④同寝室的同学外，其他江、浙同学，志同道合的，亦常来室叙谈。信中所说：“绥之独处神田。”

“绥之”是厉家福，浙江杭州人，学医。信中又说：

“强士、季黻移居外塾。”

“强士”是韩永康，“季黻”是许寿裳，我离开东京后，他们不久进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了。许与鲁迅是至交，大家所共知，就不谈了。

更加蓬勃开展了。于是知识分子有的参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有一小撮，宣传反革命的君主立宪谬论，都聚集东京。因此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派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大阵营，壁垒颇森严。留学生中，拖着长辫，誓死保皇是一派；反清的革命志士，鼓吹革命，无所顾忌是一派。但是也有朝为革命党人，暮为保皇叛逆，形形色色，出现在东京。鲁迅站在革命方面，自始至终口诛笔伐，展开斗争。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超出了一般民主革命者的思想水平。他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名句，就是那时光复华夏大业的积极革命雄心大志的具体表现。中国留学生编刊了许多鼓吹革命的杂志，鲁迅是浙江人，尤积极支持《浙江潮》的出版。他的好友许寿裳是《浙江潮》编辑之一（鲁迅热心协助，写稿支援）。但同时《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不久蒋就辞编辑的职务了。这时的鲁迅同时也写稿在《河南》杂志发表，已以进步的民主战士屹立在东京了^①。

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一有余暇，就参加集会，听讲演，与浙江革命机关暗中接触。在1904（甲辰）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②。有很多时间，鲁迅已涉猎欧美和日本的书籍，边学习日语，边翻译。信中所说：“《英文典》至今尚无人来取。”由此可证他当时还习英语的。他那时虽外文根底有限，但兴趣极高。平日

^①中国留学生编刊了许多鼓吹革命的刊物，东京出版的，还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新湖南》、《云南》等杂志。我亦曾编刊《胡天》杂志，共出四期。我另有《谈〈胡天〉杂志》一文。

^②同时参加光复会的，有许寿裳、孙翼中等人。许孙均为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编辑。我另有《记光复会二三事》一文。

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他所以如此苦学，就因志在光复，时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认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党之驍将”，这志向从不动摇。同学们笑着说“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毛主席说他骨头最硬，这副硬骨头在二十二岁青年时代，就已显露出来了。同时他又嫉恶如仇，对东京留学生中的保皇派，作坚决的斗争。尤其对同学中保皇派的丑态，常加以白眼，或嗤之以鼻。

实际上鲁迅对一般同学们是满腔热忱的，对革命宣传，尤全力以赴。有时在自修室，亦间有沉默之时。这时他自言自语，苦思救国之道。往往思索，革命必反清，但反清以后，如何治国呢？如何挽救麻木不仁的大众呢？在东京时，他的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但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局限，得不到结论，就沉思起来。迨许寿裳等一来，却又激昂慷慨起来，话匣一开，风趣横溢。当时有斗争性强的短论，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大笔吧！”总之鲁迅的战斗精神，在弘文时，已光芒四射了。

鲁迅译作，随阅随译，速度惊人。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独树一帜了。1903（癸卯）年，革命派领袖之一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给反动思想以决定性的打击。鲁迅受到章太炎革命思想的影响，译笔更激昂慷慨。其鼓吹革命的文字，尤读之使人惊心动魄。鲁迅译文主要是从日文翻译的；偶而亦译英文书。有人认为鲁迅不喜英美著作，这是事实，但不等于说鲁迅不译英人著作。

鲁迅在弘文所翻译的，有《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书。以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中国大部分麻木不仁的人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记得当时鲁迅译成的文字，一时兴来，尽可谈笑间署了他人的名字；亦有斗争性强而刺时刺人之文，就讳言真名，可惜篇名忘却了，日子一久，考订为难。在现在说来，把自